追电影

章慧敏

连我自己都不清楚算不算是个影迷。说算吧,上海举办了25届国际电影节,我没落下过一年,至于院线上了新电影,我基本不会错过喜欢的题材,最多时赶过一天四场电影,那种心理和精神的满足足以抵消赶场的劳累。

可我又无法和真正的影迷相比,人家看电影功课做足,对导演的作品、演员的动态、细节的成败,分析得头头是道,俨然是篇有理有据的影评。而我呢,惊悚恐怖片不看,无厘头搞笑片不看,意识流电影看不懂,悲情电影不忍看,我喜欢的是那些既有情节又让我回味的电影。

我周围"追电影"或"追剧"的人多了去了,因为喜欢便让"追"变成了一件有延续性的事。说白了,人是有探索欲的,平静的生活中需要有点小刺激、小浪漫、小确幸,不管追什么、以什么形式追,对未知的内容我们都会怀揣着期待与激动,这样的追逐向往的是一种情感的共鸣。

追电影也让我付出了代价。去年第24届国际电影节第一天,下午和晚上我分别在国泰电影院看了两场电影。下午散场后,朋友和我准备去香港广场吃一家网红的贵州米粉。两场电影的间距有点紧,我们走得急,在淮海中路一家食品店门前被不规整的地面绊了一跤,整个人不受控制地扑向地面。这下米粉是吃不成了,朋友扶着我这个伤兵慢慢走回影院看第二场电影。

这500多米的路程,我除了身体撞击地面的疼痛,还迈得开步,然而等到电影结束就站不起身了,结果嘛,X光显示这一跤摔断了四根肋骨和耻骨,乖乖地住院吧。这个电影节就此与我"拜拜",不要说"追"了,连爬也爬不动啦。

为了追电影而骨折,后续还有故事呢。几个月后伤愈,又和友人一起追电影去了。那天散场后决定从哪里跌倒再从哪里爬起,我们重走淮海路,怎么着也得尝尝那碗心心念念的贵州米粉。

网红就是网红,正值饭点,拿号等位的少说有几十人,没个把小时根本进不了店。友人让我先坐在门口等,她和叫号的小姐姐商量能不能照顾一下为了吃他家米粉而摔断骨头的阿姨?小姐姐心善,看到我拄着拐杖,轻轻地点了点头,等到下一批叫号时让阿姨走了条捷径。

追电影追到脑子短路,在我这个马大哈这里是常有之事。对观众来说,电影节里一天看几场是狂欢,可影院分布在城市的四面八方,跑错影院再折返跑,那是名副其实的"追"了。

有一次我和朋友约在波特曼剧场看夜场电影,正巧有个团队想坐在一起,跟我商量换下位子,这有什么不可的,我赶紧打电话通知朋友。我问她到哪儿了?她回答说在家呢。一听这话我气不打一处来,电影都快开场了,怎么还不出发呢?朋友反问我,明明是明天的电影,你怎么坐在剧场里了?话不多说,我俩再看票子,果然是我记错了时间。这下轮到朋友吃惊了,明天的电影你是怎么进场的?我当然是检票入场的,一定是大迷糊碰到了小糊涂,通行无阻。

我时常问自己,在我的兴趣爱好中,为什么对追电影那样乐此不疲?直到有一次去看高清修复的经典老电影时,坐在后排的一对老夫妻说:"这部片子阿拉50年前看过的……"这句话轻轻地飘进我的耳朵。那一刻我突然一个激灵,原来"追"是场接力赛,我们或许不在意追到的结果,但在追的过程中眼里一定是有光的,心儿一定是炽热的。

我至今保留着25届电影节的票根,哪怕搬家也没舍得丢弃。我不需要证明自己看了多少场电影,而是珍惜生活中的这点儿色彩,我曾那么热烈地追过光影世界。

但悲心愿已难酬

叶良骏

褚水敖是先父叶元章的知友。父亲对创作的要求是诗要千改,他得一首诗很不易,总是口中念念有词,反复斟酌,一改再改。他对别人也如此严苛,故被他认可的诗人不多,褚水敖却是其中之一。

那年,我去看望丁锡满先生,他在新华路一座小楼里办公,时任楹联学会会长。他见我翻阅《上海文学》,很奇怪地问:"你没这杂志?你不是作协会员?"我孤陋寡闻,不明白写作者为什么要加入作协。丁老说,这是一种认同!赶紧的,你去申请,我当你介绍人。我下载了申请表格,一看,要两个介绍人,被难住了,另一位找谁?丁老说,你去找褚水敖。我听说他曾任市作协党组副书记,但与我素昧平生,他会理我?丁老说,他为人热心,一定会帮你。

我去市诗词学会找褚水敖,办公室很小,他这个会长挤坐在几张办公桌中间。他问,你是良骏大妹?我本有点忐忑,听到亲切的称呼,马上就安下心来。他得知我的来意说,常见你发表散文,写了那么多,你怎么不早点来找我?他写了推荐意见,都是溢美之词,弄得我很不好意思。

这以后,他常来电话,有时在活动中碰到,他总是问,你是我们首批会员,怎么很少写诗?"因为家里有个严师,怕挨骂,我不大敢写。"褚先生大笑道,我如有个诗词名家在身边,做梦都会笑醒!说得我像不懂事的小学生一样。被他盯得没办法,我时不时写首诗交差,他总是高兴地夸。

有一次,他说你家祖孙三代都写诗,在《上海诗词》开个专栏,祖孙同框如何?我正忙,想也没想就拒绝了。可是他不断打电话来,以各种理由劝我,盛情难却,我只好答应。他又说,起码要写七八首!还不断来催。被他逼得走投无路,我忙里偷闲写了诗,不敢给爸看,先发给了褚先生。他说,你的诗以情动人,耐看,但还是给你爸看看吧。我硬着头皮给爸看,爸惊奇地说,你竟写了这么多?褚水敖比我有办法!他为诗坛的繁荣,真是不遗余力!我家三代人的诗在《上海诗词》发表后,引起诗友关注,最高兴的是褚先生,逢人就显摆,说自己策划了诗坛佳话。

他说得最多的是,你诗还是写得太少,可惜了!我怕他逼我写诗,不大敢见他,所以见面不多。好几个春节他来我家拜年,每次都恭恭敬敬地向爸鞠躬,令全家感动。那次市作协会员大会又碰到他,他见爸没来,很遗憾地说,我要向他鞠个大躬呢!竟向我鞠了一躬说,这是向元章先生致敬,请你带给他。去年,市诗词学会举办"流叶静观——叶元章先生纪念研讨会",他主持会议。我已好几年没见他,他容貌依旧,但有点憔悴。他坐在我旁边,一反往常的生气勃勃,话很少。父亲有位50多年的老友因故不能出席,寄来发言稿。因发言者多,特规定不设书面发言,我求他破个例,他沉吟后说,这位老朋友的心声,叶老一定想听,遂安排了这个环节,特别善解人意。

这次会上,他安静地坐着,有条不紊地主持,但是我隐约感到他变了,精气神似乎没了。后来我才知道,他被疾病折磨,日夜不得安宁,早已无力出门,但他硬是撑着来了,还满怀深情作了总结!临别他说:"我想向元章先生再鞠个大躬,唉!"他双眼湿润,还想说什么,只叫了一声,良骏大妹!终于什么也没说。爸总说,褚水敖是真正的诗人!他胸襟宽广,又柔情似水,故能写出好诗。所言确是!

我一直想告诉他,我比你大,不能叫妹,但他去了天国,没法说了。他曾赠我诗,等我唱和,我忙东忙西,竟不予回应,如今,悔之晚矣!"老树明春又新叶,但悲心愿已难酬。"还能说什么!就此别过。山峻水险,前路无灯,水敖兄,你走好!

格竹记

胡竹峰

他坐在那里,时而站起,双眼定定对着庭院中一簇青竹,誓要把它格出个所以然来。竹是好竹,苍翠婆娑,挺且直,节节向上,仿佛要戳破那方寸高高蓝蓝的天。看得久了,竹不再是竹,倒成了横竖撇捺的墨迹,在眼前纵横交错。看竹者何其多,何曾有人这般呆看?樵夫看竹,盘算着能劈几担柴火;画师看竹,盘算着能卖几文银子;渔夫看竹,盘算着能当几根鱼竿。偏是他,要把魂魄格进竹里。

静静看着竹子,从清晨到正午,眼里含着一抹青绿。已经看半天了。

大公子从小就与众不同。路过的家人悄悄摇了摇头,轻轻叹口气。

第一天,他数清了庭院竹子有多少根,一根有多少节。甚至发现了最粗的那根竹节上虫蛀的小孔,一群蚂蚁进进出出。人熙熙攘攘,为名为利,蚂蚁这般忙碌,为的又是什么?

第二天,清风吹动竹叶,竹影扫阶。他早早起来,目光扫过竹节。竹有节,人亦当有节。竹本空心,人常逐实,填满太多物欲。他想:竹子中空,为人亦当虚怀若谷耶?竹叶沙沙,笑他痴;竹杪摇头,笑他愚。

第三天,手指摸过竹竿,冰凉、粗糙,带着毛刺。竹子开口说话,他想记下来,却寻不到纸笔,着急忙慌中醒来,原来是南柯一梦。窗外黑漆漆的,靠在枕上,听听风声和从遥远街巷传来的鸡鸣声,辗转反侧几个来回,总也睡不踏实。

第四天,看着竹根出神,苔藓在阴影里绿得发黑。茶凉了,风吹过,几片竹叶惊落,有一片悠悠荡荡飘进茶杯,仆人悄悄换上新茶。日头从东爬到西,他的眼白爬有血丝。

第五天,夜里下了点雨,清晨,竹叶滴水。水滴声断断续续,像书上的文章,背不出时也断断续续。午后出了太阳,物之理,是不是就像竹叶的露水,太阳一晒,便没了踪影?

第六天,从清晨到日暮又守着一天的竹子,人恨不得化身竹林,双眼酸涩,心头作苦。竹子只是不动,青青寂然,默对苍天。偶尔风吹过,竹叶也微微摇摇头。格物,原是要格出物中之理。竹之理何在?在直在虚,还是在岁寒不凋的倔强?眼前晃着竹影,究竟竹化作人,还是人变成竹?夜里,思绪不停,遂致心火郁结,寒热交作。

第七天,挣扎着起身,他还要去看竹子,谁也拦不住。青竿,绿叶,竹节分明,竹叶锋利,影子投在地上。太阳从东到西,竹影由长变短,又由短拉长。物理在哪里?竹子不说话。格竹为竹,格竹为心,心非心,竹非竹,心非竹,竹非心,心即竹,竹是心……罢了罢了……病加重了,站立不稳,踉踉跄跄回到屋内。

一碗药放在床头,药气扭扭曲曲,冲向屋顶,形状有些像水墨画里的竹节。病去如抽丝,居家调养半个月,他身体才逐渐硬朗起来。

后世称此事为:守仁格竹。

枝蔓或许虚构,主干却大抵如此。

魏源说,朱子格物何曾教人格竹,此亦《语录》之一病。

严复说,前明姚江王伯安,儒者之最有功业者也,格窗前一竿竹,七日病生。

大桥下的萨克斯

汤朔梅

建军节那晚,与退役老兵兄弟们相聚,军旅生涯是永恒的话题,唱的是《雄伟的井冈山》《咱当兵的人》。我无从军经历,却为有这样的弟兄而自豪。推杯换盏间,从即将来临的"抗战胜利80周年大阅兵",聊到1984年国庆大阅兵。老兵说,那某某方阵,就是我所在的部队。我最喜欢那次阅兵,就为看那劈枪。"嚓嚓嚓"三声劈枪动作,干脆利落,把精气神凝聚在刀尖上。亮剑!

话别时,相约来年建军节。我沿着望园路向北走,离家也就三公里许,徒步权当锻炼。台风"竹节草"刚过,夜晚闷热异常。军歌的豪气,借着酒精燃遍全身,以至于错走至了桥下。那是河流的跨线桥,桥下是工程队的工棚。

时序向秋,蝉声依旧,近处的草丛间,已有秋虫在矜鸣。我驻足稍歇,回望都市的灯火。感慨南桥镇越发像个城市:上海之鱼、九棵树艺术中心、博物馆、言子书院……都是在这二三十年间成就的。正呆想间,忽然传来萨克斯的吹奏声。那声音疙疙瘩瘩像秋虫在调试歌喉,再细听,吹的也是《雄伟的井冈山》。我疑心那是幻觉,循声往前拐过弯,见一年轻人在桥下吹萨克斯,我保持着一段距离倾听,渐渐沉浸在萨克斯优美的旋律中。

那是个三十多岁的年轻人,等他歇息的当口,我问他怎么来这里吹奏?他说这里离居住区远,不会扰民。每个周末,有好些音乐爱好者自发来这里。这时,我才注意到,有几位年轻人正骑着小蓝车过来,随即拿出萨克斯,在这个年轻人边上或坐或站,面对深沉的田野演奏起来。其实,刚才我听到工棚里也传来"哔哩哔哩"的唢呐调试声,还以为这里住着一个清音班呢!

我说巧了,刚才和老兵相聚,他们也唱《雄伟的井冈山》。我问你们当过兵吗?年轻人说没,但父亲是老兵,上过战场,我从小就喜欢听他用笛子吹奏这乐曲,这歌是献给父亲,更是献给军人的。其他人有的说当过兵,可没打过仗。说完,他们润了润喉咙,一起吹奏起来:"雄伟的井冈山,八一军旗飘。开天辟地第一回,人民有了子弟兵……"五六把萨克斯齐吹,那气势雄浑、从容、执着。只有对乐曲内涵有深刻理解的人,才会奏出这样的效果。而他们却都是年轻人。

人们一般认为,如今年轻人养尊处优,缺乏奋斗精神,甚至缺乏理想信念。其实,我们真正理解他们的有多少?他们也许不会有上几代人的慷慨激昂,但在骨子里,有着深沉的家国情怀和与国咸休的担当!尽管他们生长在和平年代,可他们知道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南京大屠杀,懂得有国才有家的道理。母亲大地是不容侵犯的!

一曲终了,宁静拉回我的思绪。这时我发现,在桥下不远处,已来了操着不同乐器的年轻人,他们是按同类乐器组合的,既保持距离避免干扰,又相互呼应着。那些吹萨克斯的后生,吹起了《马刀舞曲》,明快激越;民工走出工棚,用唢呐吹起了《抬花轿》,黄土高原迎亲的喜庆跃然眼前;手风琴演奏的是《打虎上山》,旋律流淌出一派北国风光,杨子荣跃马林海雪原的情景。长笛和小号吹奏的乐曲说不上名字,但都悦耳好听。上夜班回家的人,停下电瓶车,站在立交桥上倾听;那白天里风风火火的工程运输车,也静静泊在路旁,娴静得像个处子。

乐曲催送着我前行。四野里,蝉声停了。只有蟋蟀、金铃子、纺织娘和许多不知名的昆虫,仿佛有人指挥着,在草丛间演绎着大自然的天籁。此起彼伏。上弦月像母亲遗忘在梳妆台上的发卡,在天宇熠熠生辉。

我的驯鹿们 (油画) 朱 丹

七夕会

茶淘饭

冯 强

现在晓得茶淘饭,还在吃茶淘饭的,一定是老上海。

大多数老上海吃白开水,叫吃茶,把有茶叶的茶,叫茶叶茶。而我们从小吃惯的茶淘饭,并非《红楼梦》中所说到的"宝玉却等不得,只拿茶泡了一碗饭"的茶叶茶泡饭,而是用纯粹的白开水泡饭。

我小时候,楼上楼下、家家户户都是吃茶淘饭的,一来可把隔夜饭吃干净,二来可省时间,这样对付拮据的日子,再好不过了。

那时,茶淘饭也略有讲究,只要条件许可,母亲总是挑新大米煮饭,隔夜的剩饭用滚烫的开水一泡,等几分钟,余香袅袅的泡饭就上桌了。上世纪60年代初,大米供应极为紧张,我们正当长身体的关键时期,她想尽办法换新大米。她的另一高招是挑选好吃的酱菜辅佐茶淘饭。我家附近的培丽土产公司,有很多种酱菜出售,母亲买得最多的是偏咸、颜色发黑的云南大头菜和本地产的脆嫩的酱瓜。买来后,洗干净,切成一小块一小块,浇上小磨麻油,腌制一天后才吃,令人回味不已。

小辰光,我家那幢楼的人家全是双职工,中午放学回家,要么吃父母放在饭格子里的饭菜,要么自己动手,继续吃茶淘饭。记得二楼人家的保姆钟妹,人长得高高瘦瘦,四十多岁,大约是江浙一带的人,也对茶淘饭情有独钟。我们有时吃中饭没了方向,钟妹会把放了醉方腐乳的茶淘饭端给我们吃。她的茶淘饭时常还带有镬焦香,这是舍不得去掉烧得有点焦的米饭镬底,干脆全部煮成泡饭,镬焦香茶淘饭,成了我难忘的记忆。

前年看电视剧《繁花》,宝总在进贤路夜东京吃上一碗玲子亲手为他准备的泡饭,这样的情节,使故事的人情味凸显。而我与之共情,还在于当年进贤路住着我两位来往至今、情同手足的老同学。有很长一段时间,他们的家就相当于我的家,一起上学,一起做作业,一起畅想未来,当然,他们的父母有时也会留饭,令我记忆最深的那顿饭,是茶淘饭加自制的、又甜又脆的酱萝卜。

我的父母都是宁波人,他们上一辈的人把茶淘饭叫汤饭,过汤饭的小菜除了酱菜,还有咸菜、腌冬瓜、乌贼蛋、咸炝蟹、龙头烤等,听上去,有点正餐的意思了。现在上海有些饭店推出的高汤泡饭,辅以青菜、火腿等食材,再搭配酱菜、腐乳等等,虽然比较丰富,但与过去开水泡饭大相径庭,失去了茶淘饭原来的意味。

母亲和曾赐予我茶淘饭的钟妹、老同学父母都已过世,而这首属于柴米油盐酱醋茶的回旋曲,茶淘饭至今还有"生命力",我得追加一句:此物最相思。

美食

夜光杯